

怀念老丁

王义道

老丁走了！一个月来，我无限悲痛，不断思念。我以未能在病房和告别式上最后见他一面而抱憾终身。由于在长沙和武汉出差，今天上午赶来，在这个肃穆场合，我也未能准备好一篇正式的发言稿而感到抱歉。

丁石孙校长，我从来都叫他“老丁”，是我的一位真正知心、同志的好领导、好老师、好同事、好朋友。他值得我们永远纪念！

由于我的一篇“跟丁石孙校长办北大”的文章，有各种或详或简的版本广为流传，相信在座不少人已读过，所以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老丁的为人，他的人品、人格。就我所感受到的说四点。

一、“童真”。他活到九十多岁，在他还清醒的时候，他总是表现出孩子般的“童真”。他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充满好奇。和他议论工作，总不是正经八板地就事论事，甚至发号施令，而是在轻松愉快的讲故事、说经历中令人感悟到事情的应然和真理。他是数学家，我是学物理的，我特别尊重学数学的人，认为数学是科学之母，理科排第一位。但他却还是在思考：什么是数学？数学的前沿在哪里？数学有什么用？中国数学发展得怎么样？他给外系学生上基础课，很少有教师像他这样认真，在图书馆浩瀚的资料中寻找数学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中应用的实例。当他发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好例时，他会高兴得溢于言表，多么有趣！

他干事充满激情，总是在问：什么是大学，什么是好大学？应该怎样办大学，怎么办得更好？他永远追求自由。在我看来，至少从字面上看来，“自由”就是事物的本源：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来？怎样来？所以，自由就是科学。科学需要激情，需要“童真”。他是一个永葆青春的人！

二、对年轻人的爱。与上述“童真”相关，他热爱青年，相信青年。青年人是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，他们对他们寄以无限的厚望。这表示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乐观、充满信心。他总劝我多找一些学生交朋友，了解他们的心。由于他热爱青年，对年轻人犯错误都相对宽容，给他们以出路。因此他曾给一些青年人打抱不平，自己也吃了一点亏。

在教学上，他说，“不用教得那么多，要相信学生自己能学”，“教学就是要

教会学生主动去学”。他以自己在上海大同大学和清华的学习经历表明，由于那时政治运动多，几乎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到尾全部学完的，现在讲课的内容全都是靠自学得来的。这也符合我自己的经验。

三、重视基础。他认为做人，做学问，就是要把基础打好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与有的教师不同，不但自己基础厚实，而且非常乐意教基础课，甚至外系（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直到文科）的数学基础课。人只有基础好，才会有创造和实践能力。老北大地质系出了 50 多位两院院士，是他们的地质课上得多、上得深么？不是，是他们数理基础打得牢、打得扎实，又遍及生化，所以能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应对自如，做出成绩。他要我们做调研，学生毕业二三十年后仍在原所学专业从事工作的人有多少，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甚至更少。所以他要我们考虑，是不是还必需有“专业”？当然，这暂时至少是超前于国情的。

四、使命感与担当精神。我 1985 年初从法国和美国访学一年多回来，他要我立刻投入学校行政工作。我曾向他表示，我的研究方向偏重基础与国防应用，在中国暂时申请不到科研项目与经费，但国外却很红火（我访学的欧美两个单位“老板”分别在 1997 年和 2005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）。他安慰我说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中国的科学现状离前沿相差太远了，我们这代人要自己出优秀研究成果是很难了，我们的任务是把书教好，为年轻人将来出业绩做好准备”。他自己就是这样说到做到的。他的数学造诣很高，却未能取得杰出的成就。于是我就跟着他死心塌地做起行政管理工作的来，希冀为当年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方向的师生做出重大成果而服务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。

我认为以上四点密切相关，体现了老丁对科学的真挚的热爱，对国家民族前途真诚的关怀！

老丁是我们的楷模。我比他小五岁，我将以他为榜样勉励自己，继续以他的激情和奋斗精神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度过余生。

2019 年 11 月 11 日在丁石孙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